50

服饰情怀



华梅 著

FuShiQingHuai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饰情怀/华梅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10
(印迹中国)
ISBN 7-201-03669-6

Ⅰ.服… Ⅱ.华… Ⅲ.服饰-中国-1949～1999
Ⅳ.TS941.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51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 插页
字数:100 千字 印数:1-4,000
定价:13.80 元



前　言

五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至"知天命"之年；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也到了成熟的时节。它的历史写满风风雨雨，写满飞腾与阻滞，而服饰就是其中一部形象鲜明的分册。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中国人的服饰呈现着中西泾渭分明的态势。一方面，沿海城市中从事洋务工作的人西装革履；而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和城市下层民众维持着最基本的"短褐不完"的着装水平。

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以苏维埃为模式的工农联盟，改变了中国人的服饰形象。从此，我们看到的着装主流的升级、低落与反弹，都主要依据经济基础，以及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而由于建国初期一切活动都是对于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否定。因此，服饰的演化，更主要的是依据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也许是第一次使资方人士自觉地解下领带，脱去西服革履，融入工人群众之中。农村土地改革以及"镇反"运动，更

迫使地主老财不再敢戴瓜皮帽，不再敢穿团花缎面袄。一句“地主帽”，饱含着阶级成分的政治要素，它与馄饨帽、虎头帽的称谓可是截然不同。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是在改变旧观念，重新确立新的服饰形象的革命热潮中度过的。

同时，我们应该记得，中国人曾在1960年至1963年期间经历了特大自然灾害，匮乏的经济使得人们的服饰发展受到了当然的局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民谚俗说早就出现在民间，但是真正成为一句口号，应该说是有社会特定状态为基础的。

进入60年代，正当反右、反右倾之后，伴随着政治上极“左”思潮的愈演愈烈，服饰标准由朴素而走向极端。

那曾是传统民俗的饰件——老虎搭扭，被归为封建迷信的行列；那曾是女性的妆点——脂粉，被指为“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具有五千年文明的衣冠大国，第一次将重体力劳动者的服饰形象置于最高地位。钮扣不要系齐，裤子不要裤线，皱皱巴巴，泥泥乎乎，挽袖子，绾裤腿，浑身风尘仆仆，两脚沾满牛粪，这才是革命无产者的形象，这在当年的宣传画、招贴画里满处可见……

当这一切发展到莫名其妙的时候，任何一点涉嫌“封、资、修”的服饰美都不是美，而是丑。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革命干劲是冲天的，中国人的建设热情是



高涨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一些曾经左右人们着装意识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曾钳制着人们的灵魂，扭曲着中国人的形象。

新中国的前两个十年，中国人的服饰品、服饰形象以及着装观念，经历了从平静如湖水到充满血与火的震撼。1968、1969年间掀起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举动，可以说将全民着军便服的服饰文化现象演绎为一幅幅壮烈的史无前例的着装画面。

70年代是新中国服饰开始出现转折的一个特殊时期。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前，人们的服饰依然延续着60年代的革命标准和政治观念，只是人们不情愿这种长期的压抑，总是时不时地作出一点试探，希望通过一些既有新鲜感又不致招来祸端的服饰上的变化，来满足一下爱美的天性。

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胜利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的决策。当中国国门对世界敞开时，首先涌入古老大地的便是西方的喇叭裤和蛤蟆式太阳镜。这昭示：服饰的春天到了。中国人在服饰上所表现出的爱美、求新意识，正在经由瞬息万变的时装而逐步改变着固有的观念。虽说中老年人在80年代时还不免心有余悸，但在90年代时已经彻底解放了。

新中国的第五个十年是令人振奋的。中国人的着装意识越来越成熟，既不像刚刚摆脱桎梏时那种幼稚的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万马挤在一条道上去追赶时髦；也不像最初窥见西方服饰时那样忙不迭地甩掉老祖宗着装传统的盲目与绝对。90年代末时，中国人已经能够清醒地、客观地对待时装。既不全盘肯定或是否定西方服饰，同时又试图追回祖国的优秀文化。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伊始的人们疯狂扑向西方时装？为什么，二十年后的年轻人又寻回中国的国粹——中式衣装？这里有一条规律，那就是，压抑使人们更全力地去寻求释放或说是宣泄，闭塞会使人们丧失正确的选择。而只有开放，才会使人们在一种平和与探求阳光的努力中，不加偏见地对待每一种风格的服饰，才会使人们没有逆反心理地陶醉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

是改革开放给了新中国第四个和第五个十年的辉煌。不要说民服，就是那军警服饰都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它在表明一个国家的兴旺，在形象化地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奋进。

五十年的新中国服饰，跨过了一个不平常的历程。而今我们去回顾，去反思，都不是仅仅停留在服饰上，而是通过服饰去透视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及它的风雨历程。

我们是幸运的。最值得我们振奋的是，无论历经多少坎坷，如今还是处处显露出衣冠大国复兴的曙光。中国的文化将通过服饰去确立自己的地位，中国的服饰



又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展示自己美好的形象。这显然是令一个伟大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以至全人类都感到鼓舞的。

新中国的服饰在走向辉煌！



目录

前言

50年代：半是温馨半是火

朦胧而又清晰的红棉袄(3)
秧歌舞的红绿绸带(7)
“老虎搭拉”情结(10)
列宁服·布拉吉·鸭舌帽(14)
慈母手中线(21)

60年代：不爱红妆爱武装

服饰偏见(27)
不堪回首说补丁(30)
我心中的红领巾(35)
“封、资、修”服饰(40)
红卫兵到“全民皆兵”(45)
像章狂飙(55)
样板戏与服装模式(60)
穿军装的知青(69)
康伯的灰布褂(77)

70年代:暗夜涌动时装潮
"麻酱罐"与"一字领"(83)
白布劳动帽(89)
政治语言中的服饰(92)
远去的套袖与围裙(95)
假(衬衣)领与脖套(100)
莫名其妙江青服(103)
"联动"引发"土联"装(107)
风光一时猪皮鞋(111)

80年代:再度西服东渐
喇叭裤风卷神州(115)
平光镜—蛤蟆镜—橄榄镜(118)
乍暖还寒——蓝呢制服(123)
风靡北方的油绿半大猴儿(128)
从蝙蝠衫到"反常规"(135)
牛仔神话在中国(139)
梦幻般的染缬(145)

90年代:狂热与回归
超短—缩手—露脐(153)
几度风光老头衫(160)
鞋子的变迁(166)
从婚服说开去(177)

职业形象职业装(187)
青春时尚(192)
衣冠大国风(199)

后记

50年代：

既是温馨又是火

50年代，民风朴厚淳良，民间服饰在人们心灵中依旧温馨。但解放式服装，又吹来清新的风，人们都喜欢，拥有一片愉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



朦胧而又清晰的红棉袄

年华似水，青春如梦。童年的记忆一片朦胧，但朦胧中又有清晰的影象。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恰值新中国开国伊始。百废俱兴，人心思进。生活尽管清得像一泓秋水，但人们过起年来却有滋有味，色彩斑斓。

1951年冬，当我知道观察这个世界时，最先看到的也许是那挂在北方民居屋顶的大红鱼灯。过年挂鱼灯，是我们天津的风俗。

白皑皑的雪，红彤彤的年：吊钱儿、春联、爆竹、鱼灯，还有那馒头上的红点……一片猩红，辉映着我小小的红棉袄。

妈妈做的红棉袄，每年一件。她总要等到除夕掌灯时才许我穿。我盼呀盼，盼一年。那是大红绸子或红花布做成的对襟立领中式小棉袄，有的还镶沿上卷毛的羊羔皮边儿，一溜儿镂空黄铜扣，闪着光，晃晃悠悠地富有动感。我别提多喜欢它了。迷茫中，红棉袄伴随着我跨越了一个个严寒的冬天，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年。

每当过年之前，妈妈给我试新衣时，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赶上好年头了，解放了，要不哪有这样的好日子，好心气儿。"

我当时听不懂这些，可是妈妈热爱新中国的一切，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她的心情。于是，一种幸福感像一缕春天的阳光，照到我幼小的心灵里。妈妈为我或为家里人做过年的新衣时，我总爱蹦蹦跳跳地不离左右。稍大些，还试着拿块布头儿给我的布娃娃也缝件红袄。我也悄悄对娃娃说："你赶上好日子了，新中国了，你知道吗？"娃娃好像点点头。

那时，物质并不充裕，人们平时舍不得丢弃穿着的旧衣，也不肯或无力添置新衣。或许正因如此，男女老幼过年时想换身新衣的愿望才显得格外质朴，格外神圣。记得外祖母哄我时，常爱叨念着："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顶新毡帽。"

闺女要花儿戴。我的那些小姐妹们，不管是邻居，还是姨姨家的孩子，每逢过年，都会头戴红色或粉红色的绢花或红绒花。不戴花时，则要系一条红绸子，系出的效果是一个立体的蝴蝶结。女孩子们聚一起时免不得比一比，看谁的最好看。年前，妈妈一定要带我去娘娘宫，宫南宫北大街上，摆满了头花和红头绳、红绸带，连杨柳青年画上的女娃娃也在抓髻上系一根红头绳或戴一朵红花呢！街上买年货的人，来来往往，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祥和，一种满足。尽管我是现在才能从理念上回忆起那是新中国诞生后，人民开始建设新生活时的喜洋洋的心情，但那种气氛，那种表情，确实是那一个时代所特有的，令人难忘的。

除夕的烛光，映着外祖母脑后那圆圆发髻上的聚宝盆绒花。我爱看那缀着几个光片的红绒花，就缠着外祖母讲它的来历。聚宝盆真有一段美妙的故事。传说明代初年有个人叫沈富，又名万三、万山，他一天清早看到有人要宰杀青蛙，就拿出身上



所有的钱买下了那二十几只青蛙放生了。结果半夜听到蛙声震天，沈万三出门一看，数十只青蛙簇拥着一个瓦盆来感谢他。青蛙放下盆跳走了。沈万三将盆拿回家来作脸盆用，谁知有一天他妻子不小心将手镯掉进盆里，盆里竟生出满满的一盆银镯。后来，盆里的财宝取不尽，用不完，沈万三也成了富翁，曾出资来修南京城……我饶有兴味地缠着外祖母接着讲，我爱听那些永远讲不完的古老的传说。

天津人过年还有不少忌讳。父兄们别管过年前多忙，也要抽出时间去理发，惟恐"正月里剃头死舅舅"；已近大年三十的黄昏，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匆匆忙忙去买双新鞋，"穿新鞋，走新路"嘛，况且正月里买鞋，惟恐给新的一年带来"邪"。

记得有一年，我的红棉袄被鞭炮烧破一个洞，我哭了。老人们叮嘱我："大过年的，不许哭！"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委屈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我心爱的红棉袄，平白无故烧了一个洞，那洞差不多是个圆形，黑糊的圆边中露出白棉花。我心疼地落泪，要知道那是多么让小伙伴们羡慕的红棉袄啊！妈妈找来一块裁衣时剪下的布块，小心翼翼地贴进去缝上。黑糊边和白棉花见不到了，但是排列的短短的棉线还是留下了修补过的痕迹。我当时不懂得"慈母手中线"的珍贵，更难体味到"密密缝"的深情和伟大的母爱。我只是遗憾地抚摸着我的红棉袄，只知道烧破了就再也无法还原。

有时过年前，爸爸还会买来一包红毛线。妈妈在做红棉袄的同时，还会再给我织一身红毛衣、毛裤。

最好看的毛衣是一种翻领式样，领前有个开口，开口两边各有三个孔眼，然后穿过一条编成辫子似的三股红毛线，毛线绳的

两个端头是两个绒乎乎的毛线球。我记得妈妈是用毛线在一个方形的厚纸板上绕十字。到一定厚度时，两边十字交叉处系一结，再从纸板四个边用刀割开毛线，经过修剪便成了两个线球。





妈妈给我做的红棉袄，没有留下照片。这是穿红毛衣和妈妈在一起（50年代中期）。

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来自民间的歌谣，来自民间的工艺，还有那些记录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服俗禁忌，混融着，缠绕着，在新中国史册刚刚展开的前几页，散发出浓浓的带有黄土味儿的馨香。

秧歌舞的红绿绸带

湛蓝色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胡同里的我们正在玩儿“老鹰捉小鸡”。忽然，一阵热烈的锣鼓声响起，“老鹰”放弃了捕捉，径直循声跑出了巷口，“小鸡们”当然也就跟着散开，又结伴向着锣鼓声处跑去。

天津的墙子河岸边，有成排的垂柳。垂柳被风吹着，摇曳起舞。空地上一个挨一个地站立着许多姑姑阿姨，她们有的烫着卷发，有的短发齐耳。穿什么样儿衣服的都有，有穿大襟袄的，也有穿对襟袄的，还有人穿着大毛衣或穿卡其布翻领服……但她们的相同之处是，每人腰间都系着一条长长的绸带。绸带宽一尺左右，大红或翠绿的，鲜艳极了，有些眩眼。

队伍越站越齐，有位女干部似的阿姨站在前面喊口令。我们只能看到她背影。锣鼓又敲起来了，锣鼓声声，节奏感很强。人们两手各抓住绸带的一个端头，随着鼓点舞起来。那副认真劲儿，那耀眼的交叉飞舞宛如美妙音符的红绿绸带，在我幼小心灵中构成了灵动的图景。以致我长大后当被问起新中国解放初期的印象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舞动着的红绿绸带。

那种大红和那种翠绿，好像原本不属于城市。大人们说，这是陕北大秧歌，农民的舞，随着解放军进城的。

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大人们说，城市解放时，解放军进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